

海外知性女作家小说丛书

主编 樊馨蔓 广西人民出版社

覆水

Gone as Falling Water

【美国】陈谦 著



覆水 覆水

海外知性女作家小说丛书

主编 樊馨蔓

【美国】陈 谦 著

覆 水

Gone as Falling Water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覆水 / (美) 陈谦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11

(海外知性女作家小说丛书 / 樊馨蔓主编)

ISBN 7-219-05012-7

I. 覆...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479 号

总 策 划 李筱茜

项目策划 夏 源

责任编辑 夏 源

责任校对 陈红燕

装帧设计  Lndear 小茜工作室

覆 水

【美国】陈 谦 著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字 43 幅图

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书号 ISBN 7-219-05012-7/I · 779

定价 25.00 元

丹佛，冬天，阳光灿烂，白雪耀眼。

在滑雪和写作的间隙，上网成了我主要的消遣。一九九七年冬天，海外中文网站已小成气候，不少BBS成了网络写手的乐园。写手多为已经定居北美的留学生，在朝九晚五之余，写下小说、散文，相互交换生存感受，疏解孤悬海外的寂寥，隐隐间，散发着一股用体温互暖的温馨和凄凉。穿行其中，看着那些真诚、清新、不带功利、稍显稚嫩的文字，我心生感动。

那时候，出国十年的我，已经在中美之间作跨国生存状，算半个“海龟”了，深知国内的文坛状况：文学被日益边缘化。不甘被边缘化的作家写手，有的提出了“悲壮的抵抗”这样的口号，有的则“脱”得赤条条地跃身市场。不论前者还是后者，胸臆间奔腾的，俱是海潮般无边的喧嚣。炒作、跟风、搏出位，如同百米冲刺奋不顾身，时不时闹出个一纸风行兼烟尘蔽日。相形之下，海那边，作家们的作品，倒有了一种象牙塔般的古典意味，清静、悠然、孤芳自赏、与世无争。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好奇驱使着我，蒙面上网，在几个主要的BBS上面，用嬉笑调侃的游戏文字，拍砖灌水，不打不相识地结识了他们中的佼佼者，又因此更多地读到了他们的作品。原来，不经意间，一种后来被命名为“新移民文学”的写作群体，正悄然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热时，来到美国的数以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经过十几年的筚路蓝缕，如今，多数也熬到了几千英尺的房子、十几万的年薪，可谓衣食不愁，俨然中产阶级，国内的说法，叫小康。

跟留学生生活同步行进的文学作品，也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了变化。早期的危言耸听的打工苦，后来的不无吹嘘的发财乐，现在是看不到了。因为，留学生终于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跟千千万万的美国人过着大同小异的平常生活，苦兮兮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一夜暴富的奇遇，现在也知道那是以讹传讹，不足为外人道也。

现在的留学生，在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美国上班族之后，已经易名为新移民了，在朝九晚五的日复一日的循环不休之中，终于对自己发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衣也丰了食也足了，饱暖解决了，以后干什么？

于是，“新移民文学”开始回归到文学的本宗上来了。它告别了早期的事件报道的新闻色彩、个人自传的纪实面目（相当可疑的“纪实”）和域外猎奇的故事性，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本来的范畴之内：它观察人的生存状态，探讨人的生存位置，倾诉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和思索，表达人要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意愿。

其实，到了这一步上，也就无所谓“新移民文学”这样的分类了，它就是文学，普通意义上的文学，只不过，它的作者，恰好是新移民，他们描写的故事，多取材于新移民的生活内容，他们的思考，带着新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独特的环境色彩而已。

这个阶段的到来，恰好是饱暖以后的必然程序，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阶段，有点“吃饱了撑的”的味道。弄不好，就会显得矫情、伪善、无病呻吟。

七年过去，进入收获期的新移民文学，令人欣慰地保留了它初始阶段的健康特质。海那边，业余写作的作者们（比如本丛书中的女作家们），继续对“圈子”和功利保持着独立的姿态，对流行和潮流保持着超然的距离，就这样走到了收获的季节，并形成了各自初露端倪的风格：

陈谦沉稳老练不动声色中持续不断的悲悯思绪和精准提炼；张翎跨越时空大开大合的布局和控制气度；王瑞芸诡秘奇情的古典故事色彩和审美追求，等等，都正在为“新移民文学”提供日渐成熟的元素，假以时日，她们的努力当会结出硕果。

如同硬币有两面，海那边的作家们的另一面，恰好也是她们的长处这一面带来的：她们在保持与潮流的距离的同时，依仗内省和直觉，从选材到思考，就会囿于海外知识分子的某种视野限制；长期远离汉语语境和氛围，也在她们的行文中留下了某种表述苍白、刻画乏力的痕迹。而这些，都是她们可以继续用力整治的地方。

这么说，明显地，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此打住。

是为序。

2004年2月26日

旅美华人作家陈谦的小说我是陆续读到的，每读一篇，都会给我带来沉重而又愉悦的复杂体验。沉重，是由于作者所揭示的在异域的当代中国华人的命运和感情悲剧，即有一种揪心的压迫感；愉悦，是因为作者展露给我们的小说艺术的新鲜、有力及精致，为她所写的真实到令人战栗的人生而思索，为她刻画这人生的非常特异的才华与技巧而愉悦、而兴奋。这就是我读陈谦的感受。我由此觉得，在北美华文文坛上，一个来自中国大陆有良好潜质的、可以与广大读者预约的文学才智之士正待我们认识。

最令人产生惊才绝艳的自然是在《覆水》。《覆水》展开了旅美二十年的女主人公依群独特的人生历程和不为人知的内心悲剧，是一部有巨大的艺术冲击力又耐人寻味的作品。沉静舒缓的叙事节奏与时时收紧的心理弦线的对比；今昔交错的闪回结构与绵远深厚的生活容量的相容；老德与依群的恩怨难分的婚姻与一个移居美国的家庭的命运转折的关联；准确有力的人物性格刻画和精细严谨的细节描写的反映；逼现人性暗礁的真相的大胆笔触与谨守承诺、报恩尽职的人生自律的并现……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一个有深度也有激情，有天赋也有功力的作家出现了。充满哲理意味的《鱼的快乐》与弥漫悬疑氛围的《残雪》，更显示了作者生活经验的丰富多样和艺术表现格式的灵活多变。前者写一个

甘受比自己大七岁的女性控制，罔顾别人的流长非短，只为自己获得安全感而感到快乐的男子——橡皮鱼的形象；后者刻画了永远带着阴凄的表情、报复的心理、追寻前夫的女性形象——丹文。作者扑捉自己心理异象并做深刻社会人性剖析的能力令人叹服。两篇小说，一掐头去尾，下笔俭啬，读来回味深长；一层层铺垫，酣畅淋漓，引人推理演绎。风格笔法虽不同，而紧紧绷着读者的神经，令人欲罢不能，却是魔力同俱。

陈谦是发表作品还不多、内地读者尚感陌生的新进的旅美华人作家。她的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也好，中篇小说《覆水》、《残雪》也好，都以深刻展示旅美华人中的高科技人员的感情缺憾和心灵悲剧独树一帜。新移民小说曾经普遍触及的中西异质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的最初的一波在新出现的陈谦笔下似乎已经退去；直面、肉薄彼岸特定环境与特殊群落的生存状态、人生挣扎、灵肉冲突的新类型的移民小说的超越一般文化冲突意义之上的命运主题、人性主题看来是被陈谦捉住了。这是旅美华人小说创作的一个值得注意并研究的新的动向、新的消息。

目录 Contents

总序 海那边

Introduction Oversea

薛海翔：旅美作家

序

Foreword

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

覆水 (1)

Gone as Falling Water

依群突然意识到，其实她的所谓事业，只不过是她个人生活缺憾的填充物，现在看来，她那些所谓的成功，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其实她哪里需要规划？哪里又有资格规划？一切都是因果相续。

.....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与其去砸碎手里的，不如试一试，能不能换一种态度。路其实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常常会有误解，以为真正的生活是在别处，其实，这往往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残雪 (91)

Me lting Snow

这是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我极力想要忘却的故事。然而，它总在我的努力几乎要成功的时候，突如其来地在梦中寻来。它以银白世界里一抹纯粹的鲜红，将我围堵在幽远的寒冬，一次一次噩梦重温。

每一次从梦中惊醒，我都感觉到黑夜的心脏里埋藏着丹文那双幽深的眼睛。汗流如注的战栗里，我一遍遍听着暗夜悠长的探问：你看清楚了吗？你真的看清楚了吗？那个在梦里躺在血泊中、最终被大雪掩埋的女子，真的是你自己？我不敢回答。我不愿回答。唯有沉默。



鱼的快乐 (147)

Joy of a Fish

雪魁这个名字，在我就总是一个不怎么吉利的符号。

可是，“橡皮鱼”这辈子就跟定了她，还跟得那样死心塌地的，这让熟悉他的人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谈起他，总是一副为他揪心牵肺的样子。

一个红颜的故事 (157)

Story of a Beauty

我曾经认为，朱颜是因为失去希平之后自甘堕落，然后才失去我的友情的。

其实朱颜是同时失去我们的，是的，我们。她是同时失去了希平和我的。其实那跟堕落没有什么关系，说到底，那是命定的结局，因为我和希平一样，都是朱颜想要抛弃的过去的见证。

艺术家小猪 (175)

Artist "Little Pig"

在新泽西，在朋友 Lily 的家里，我认识了一位至今还是让我觉得是我相识的人们中唯一的一个可以真正称得上艺术家的朋友——小猪。记忆的画板，因此平添几点亮色，他使我在平淡的日子里，偶然回首，总不禁莞尔。

看着一只鸟飞翔 (187)

Watching a Bird Flying

看着一只鸟飞翔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夏天。

后记 多余的话 (192)

Postscript: Extra Words

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依群将带织网状面罩的黑帽慢慢从头上取下来的时候，心里的不舍着实将自己吓了一跳。她下意识地转过头，或许是因为一口气屏得太急太深，她顿时感到了胸肌压迫性的收缩。这是自十几年前做过心脏血管扩张手术后，她第一次有了这样的生理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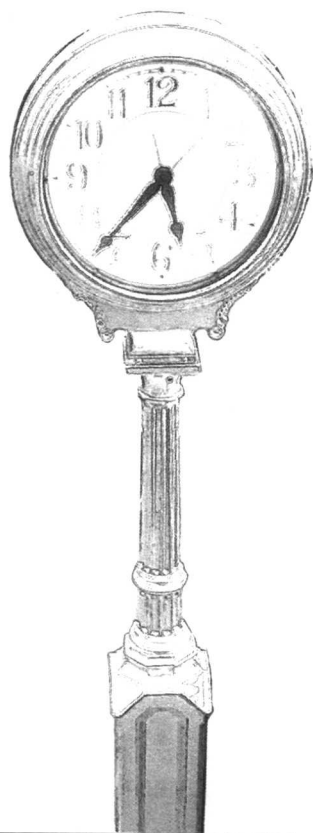
依群的心里有点紧张，可她能很清楚地分辨出这紧张里却没有害怕。依群镇静地徐徐吐出一口气，再转回头去，面对着墙上整面落地的镜子，将黑帽重新戴上，然后将手举过帽顶要去翻那个网状面罩。当双手触及面罩的时候，依群忽然迟疑了一下。

外面的天色正暗下去，室内只亮着墙角那只纸罩的落地灯，从镜子里望去，可以看到窗外的树枝在风中摇曳。依群感到寒从脚起。她愣了神，看着自己的十指在灯影里散乱地高高翘着，每一根都显得细长而刚劲，似乎还发着淡淡的青光。依群很轻地抿了抿双唇，目光从十指上迅速转开，啪一下，将那面罩拉下，一双细长的眼睛隔着下垂的黑网，警醒地转动着，越张越大，在眼角的鱼尾纹都要给撑平的时候，忽然就迅速闭上了。

老德真的去了？老德真的去了！依群在心里自问自答，问句被回声般的回答一遍遍肯定着——老德是依群和她娘家人对依群的白人丈夫、现在应该称亡夫Derek的呢称。“老德”真是个好称谓，一下就抹掉了所有的尴尬，

使得依群的母亲树文都能从容地直视这个年长自己三岁、比自己女儿大三十岁的女婿。这“老德”一称就称了近二十年。到了最后，就由依群作了主，将“亲爱的老德安息”的中文字样，跟老德子女拟的英文碑文并排刻到老德的墓碑上，总结了老德的一生。

屋里有股隐隐的异味，是那种陈年物件所特有的淡腥。依群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无论她怎样洗涮，她都再也逃不出这淡腥。其实哪里就逃得了呢，那是衰老的气息，那气息是从老德身上散发出来、会随着岁月疯长的。现在再回想，好像正是从这个淡腥开始，依群在公司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事业就越来越顺——在硅谷这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在公司里爬攀升迁的楼梯，对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算是事业，可对依群来说，它是。依群曾经特别喜欢扳着手指跟人们说，自己二十五岁来到硅谷，用了二十年的光阴，从一个弱不禁风、目不识丁（依群喜欢这样夸张地形容她早年的英文程度）的中国南疆小城里街道铁器厂的绘图员，成为世界顶尖级学府加大伯克利的 EE（电子工程）硕士、硅谷一家中型半导体设计公司里的中层主管，如今手下直接管着中高级职称的工程师二十多人。依群在她的叙述里，总是特别强调她的起点，听到人们啧啧赞叹着为她总结说，你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啊，依群总是特别满足。直到有一次，母亲树文忽然就淡淡地笑了，看着依群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那老德的肩膀在哪儿呢？那天母亲喝了点酒，脸色酡红，目光如炬。依群正拿着热茶的手一抖，水星溅出来，手给狠狠地一烫。她站定下来，直视母亲眼睛的目光其实是充满了挑衅的，可是她没有回嘴。那是碰不得的冰山，如果要一层层地铲开了，是会



闹海啸的。依群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她最终忍住了，只是向母亲点点头，从此再也不在人前忆苦思甜。

现在老德去了一个月了，依群都没有闲下来过。她甚至没有休满丧假。在准备着办理老德丧事的日子，依群仍不时出现在公司里。美国的发达，使一切领域都有了完整的程式，加上依群的家人都在身边，母亲、哥嫂、妹妹都是靠得上的，发讣闻、选棺木、安排丧礼，样样都有他们在那儿打理，依群只需要点头或摇头，负担便轻了不少。老德是他们的家人，他们不愿意用“恩人”这样的词，但这是每个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他们是有情有义的一家，老德走得这么急，他们要送好他。墓园是按老德早就定下的原则挑的，老德喜欢面向太平洋的开阔高地。在老德对东方文化的理解里，“去西天”是个好词，况且太平洋之西，就是中国了，他欣赏这样的寓意。平日里，他的这类话让人听着哭笑不得，现在倒是清清楚楚，让人的决定都有了根据。老德的三个子女也从各地赶来，浩浩荡荡的三家人，住在依群家里，也能帮不少忙。

那些天里，依群那间靠着楼道转角的办公室里，摆了许多公司里上下级同事送来的慰问卡和大大小小的素色花束。人们看着依群，说一些安慰的话。大家都说老德的去世让人震惊。每到这时，依群总是青白着脸，快快加一句，老德享年七十六呢，然后就要将话题转开。人们也只是自顾着慨叹，说老德那可看不出啊，多么帅、多么神气的一个人，竟说去就去了，心肌梗死这杀手，唉——依群就有点尴尬，再不接话。他们一年也就见老德两三次，比如在公司夏天的BBQ(烧烤)、年终的圣诞派对那样的场合里。一米九三的老德总是染了头发，挺直了腰板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知道什么呢？当然，依群自己也不知道老德会这么突然就去了。老德说过，他可以活过她的，他要活过她，因为他要照顾她。这样的话，老德说着过了近二十年，到后来，这已经成了老德生活的目标和信念。而在依群心里，这样的话，却慢慢从誓言变成了咒语。现在终于解脱了，终于。面对着老德的离去，依群常常想大哭一场，也觉得实在应该大哭一场，可是泪腺让什么给堵着了。后来她才明白过来，那个障

碍物是“解脱”这个词。

想起老德在病床上因为气上不来揪紧床单挣扎，然后大小便一次次失禁，在忙乱中，一条条管子不由分说地插进老德体内，家人觉得他们都能接受依群所说的“解脱”。可是只有依群知道，她说的是心底最深的愿望。她被这个愿望折磨得太久了，现在这个愿望成真了，她真是情不自禁地要叫它，看着它太阳一样从心海里喷薄而出，然后在心海里留下汹涌的黑浪。

老德是不愿意走的。他第一次给救醒过来的时候，还能说话。依群拉紧了老德的手，耳朵贴在他的唇边，听到他说：我怕真要负你了。依群便浑身抖起来，握着老德的手，脚忍不住在地板上跺了几下，却只能干抽着气，发不出声。老德又说，我到底是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的，不能照顾你一辈子了，请你原谅我。依群抬手去揉老德的心口，看着老德的眼泪慢慢从眼角流出来。他喘了几口大气，又说，我真不放心你啊。依群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老德这一类的口气，她几乎是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老德在医院里又发作了两次心梗，梗死面积越来越大，情形就开始失控。老德最后是握着依群的手去的，他最后的话是：其实可以

干脆点的，你干脆点倒好了。依群捂着嘴背过身时，老德就去了。一屋子的人，都在震惊中抽泣起来，没有人来得及去回味老德的话。他们显然都同意“解脱”是最好的结果。

很快，人们就不再打扰依群。他们回到了平常的日子里，忽然想起来，依群过去常常在会前开玩笑时，说起一些老德死了，她就可以如何如何的话。比如她可以到非洲去旅行，她可以搬到有海景的房子里去，等等。刚听到依群说这类话时，大家十分惊骇，后来也就习惯了。大家觉得她只是说着，没有心的。这类话让人听多了，人们有时也会不耐烦，并带着些反感想，依群的这种抱怨其实有点冷血，她的日子哪里真就那么难过？她是生活在美国啊，如果她的日子真是难过到非要拿老德的死来开玩笑，以依群这样一个行事果断的女强人，哪有坐以待毙的道理？还不早就冲出去了？他们搞不懂她，当然也没真想去做懂。到了后来，依群再拿老德未来的死作话头时，大家便只是讪笑，也不搭腔，只在心里想，女强人嘛，唉。可是现在看到依群竟然可以在等待葬礼的间隙里，长时间泡在公司，如往常一样开会、讲话，面对上级和手下二十几位工程师，救火似的跑来跑

去，甚至身上的衣裳，都是一如往常——自然色调的布衣布裤，衣摆永远是束在裤腰里，那特有的没有生育过的细腰，在她小跑时总是好看地扭着——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又想起依群日日夜夜以公司为家、引得大家议论甚至是抱怨的过往，心里的同情，就一分分少起来。后来人们都愿意想，依群只有四十多岁，她的路很长呢，其实老德这样走了，对她未必是坏事。

这样到了葬礼那天，就有了点白喜的味道。依群的同事都去了，看到依群穿了一套质地精良的黑裙，平时看着总是有点枯黄的齐肩发高高地束起，塞在带有网状的黑帽里面，一改平日的素面，脸上竟扑了淡淡的粉妆，使往日总是焦虑急躁的面容，忽然有了几分闲定的活气。依群表情肃穆地站在一边等着跟人握手、拥抱，空气里满是鲜花的淡香。人们似乎有惊艳的感觉，觉得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了似的。他们跟依群共事，朝夕相处，却从来没有发现过依群有这样的气质。人要衣装啊，他们潦草地在心里总结着，可是又马上觉得有点内疚。如果老德的死，换来的竟是依群的这份变化，他们一下都不知道该如何思想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搬家公司明天就要来了。所有的细软，由依群打进了纸箱里，堆在墙边。大件的物品，依群只挑了一些，贴了标签，让搬家公司的人负责打包运送。老德一生留了不少东西，一样样堆起来，平日里让依群觉得连走路都要磕磕碰碰。她抱怨过无数次：垃圾，这么多垃圾。老德总是好脾气，不紧不慢地说，就是这些垃圾建立了我们的人生，不是吗？老德的前妻先是跟他离了婚，后来患了癌症，他像朋友一样送她走的，又将她的很多垃圾搬回来，留着，让屋里有越来越多的陈腐气息。现在依群将它们留下来，让老德的子女去面对它们了。

按照早年老德跟依群的协定，这座老德在婚前就付清了所有贷款的老房子，在老德身后是留给他的子女的——老德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如今散居美国东西海岸，各人都已成家立业。老德的心意是他们能将这房子当作纪念留着，老德甚至不时还去院子里保修当年为年幼的孩子们建的 Tree-house（建在大树上供小孩游戏的小木屋）。虽然他在这里跟第二任妻子依群过了二十年的日子，老德还是觉得这是他的孩子们的根，希望他们留着这根。久不久回来住住的孩子们却没有这样想。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人随工作走，倒真有点处处为家的潇洒。而且对父亲跟比他们还年轻的继母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房子，他们总有那么一点异样的感觉。现在父亲一过世，让继母搬出去，将房子留下来给他们作纪念，他们总感到有些不合适。再说这些年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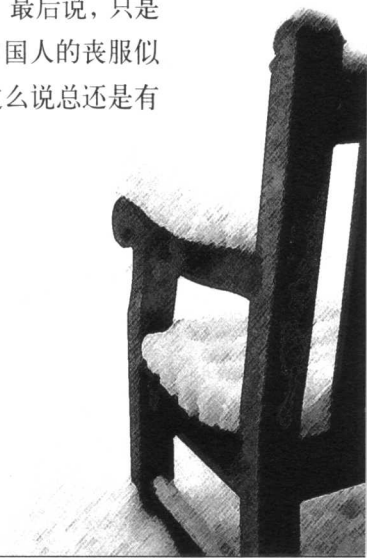
谷房价飞涨，这房子卖了，他们分了钱，在外州的日子好过多了。于是他们协商后决定等依群搬走，就卖房子。反正美国人是尊重个人意志的，老爸说房子留给他们，却没有多说一句他们不能出卖房子。

依群客客气气地冷眼看着，心里真是庆幸自己没有去相信老德那些能活过她、照顾她的话。早年老德一边让她签那个协议，一边跟她说，这只是防个万一，给孩子们一个说法。其实哪里会呢，我的女王——老德永远也发不出“群”这个音，Qun、Qun，在他就是 Queen 了。他就说，也对，**你就是我的女王啊。是的，女王，我这么爱你，为了照顾你，我绝对不会比你先走的。**

那时候依群不到三十岁，心脏有先天缺陷，动不动就面青口唇白，刚到美国准备做开胸手术。老德五十来岁，气壮如牛。她信他的话，那些话让她安心，觉得一生都有了寄托。她很快就签了。后来她健康了，成熟了，她知道了老德不是神，哪里会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呢？人再强，还能强得过命啊？三十年的日月摆在那儿，你去想吧。依群自己便开始供起自己的一栋房子，平时由母亲久不久过去住住，帮她关照打理。可不就是聪明吗？现在，从从容容就可以退到新生活里。

依群张开眼睛，将黑帽再一次取下，提在手里，走过去小心地放进圆盒里。一转眼，看到那套 St. John 的黑色织裙整齐地叠着，放在圆盒边上。这肯定是妹妹依慧从干洗店里刚刚取回的。依群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套裙，心里忽然想，其实事情总是有先兆的啊。结婚二十年，老德什么都给她送过，就是不给她送衣裳，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审美观相差太大。可是怎么去年圣诞节老德就忽然给她买了衣裳，而且一出手就是这两千八百美元一套的 St. John 套裙，竟然还是黑色的。依群在圣诞节的早晨将礼物开包后，着实吃了一惊。老德当时穿着红绿条格的毛衣，坐在摇椅里，身后壁炉里的火啪啪响，他慈祥地笑着，像个圣诞老人。他挥了挥手，说，你跟我结婚这么多年，没给你买过什么衣裳，那天去 Mall（大型综合商场），看到这套裙子穿在模特身上，特别高雅，那模特很像你呢，我就想，你穿着一定好看。

依群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感恩节前发生的事情，她是要跟老德说的，只是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个说法。老德这是个什么意思？她手里拎着套裙，不自然地笑了，说，这么贵重的衣裳，还有这种风格，我一直觉得是Barbara Bush（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那类太太穿的呢，我哪里有机会穿？赶明儿退了去吧。可是老德就一个劲儿地催她换上。依群拗不过，便勉强将黑裙穿上，对着镜子一看，自己都震了一下，依群的确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她就穿了黑裙，在老德面前走了几步，最后说，只是这衣服黑得太纯，胸口还配朵镶了黑边的白花，中国人的丧服似的，一定得退了。老德就笑了，说，那就留着吧，这么说总还是有



用得上的时候的。

这么说，那就是一句谶语了？天！依群的手一下按在套裙上，倒抽了一口凉气。停了片刻，手微颤着将黑裙拿出来，慢慢展开了，走到镜子前，往身上比划起来。她使足了劲想回忆那些日子里前前后后的因果，脑子里却急出了一片空白。

这时忽然就听到母亲的声音在身后清晰地响起：依群。依群一下愣住了。她的身上搭着那套黑裙，尴尬地转过身去。母亲树文穿着一套家旁的淡蓝色休闲装，手扶着墙，淡淡地笑了笑，说，依慧刚送我来的，看你还有什么要帮忙的。依群忙点了点头，说，已经弄得差不多了。母亲忽然就说，你穿这黑裙真是好看的。依群没有答母亲的话，只是咬紧了嘴唇，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做出很随便的样子，将套裙慢慢折起。

树文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依群，你的日子长着呢，这样的结局倒也不坏，你想开点，事情就很快过去了。你爸爸自杀的时候，我比你现在还年轻，身边有你们未成年的三个孩子，还不就过来了。你现在的条件很好……见依群皱起了眉头，树文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人是有命的。你不推它，它也要按它的轨迹走的。老德哪里就活得过你呢？真是不用急的。急，反倒是……

依群没等母亲说完，很轻却是很悠长地叫了一声：No！然后转过身去，眼泪就涌了出来。这是老德去世后，依群第一次流出眼泪。她努力克制着，她不愿意让母亲听到她的抽泣声。

二

只是在一个转身之间，依群就将激动的情绪控制了。

她很快地仰了仰头，用劲地倒吸了一口长气，鼻道里黏糊糊的淡咸液体便急速地流入喉腔，再一咽，整个呼吸道里马上清爽起来。依群再低下头的时候，很慢地抬起了右手，用食指轻轻地抹了抹两边眼角，手指头却没怎么湿着。依群心里有些震惊，一时不知道是该佩服自己

还是同情自己。

依群一直觉得，自己的泪水早在十二岁那年夏天就流干了。在南国夏天一个最平常的夜里，依群和时年十四岁的哥哥依宁哆嗦着搂成了一团，站在小城高高的江岸上，听母亲一字一句地说：他们说你们的父亲投了江。那时妹妹依慧还未满四岁，刚给送回妈妈的老家江西九江随外公外婆去了。

依群记得母亲说那句话时，脸上因为悲伤而生出的绛紫色，由远岸和江里遥远的光源闪烁地照着，使母亲原本五官清秀的面容，在夜色里像一张变形的鬼脸。母亲那年行届不惑，生活突遭巨变，一时间形销骨立，一身不再合体的月色棉绸衣裤，在江风里发出清晰的猎猎之声，依群简直就像面对着一个女鬼。母亲外表的骤变，使依群觉得那是接到双重噩耗的夜晚。她的一生，肯定就是从那个夜里开始了改变。

两个孩子接受了父亲死亡的事实。那个江风吹开的真相，是他们天天追问母亲的结果。旁边的人们都在议论，并有意无意要让孩子们知道。对两个半大的孩子，用“父亲出差去了”这样的话，到底是哄不住的。可是父亲，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教书匠，怎么就会去跳了江！